



欢迎关注
最收藏订阅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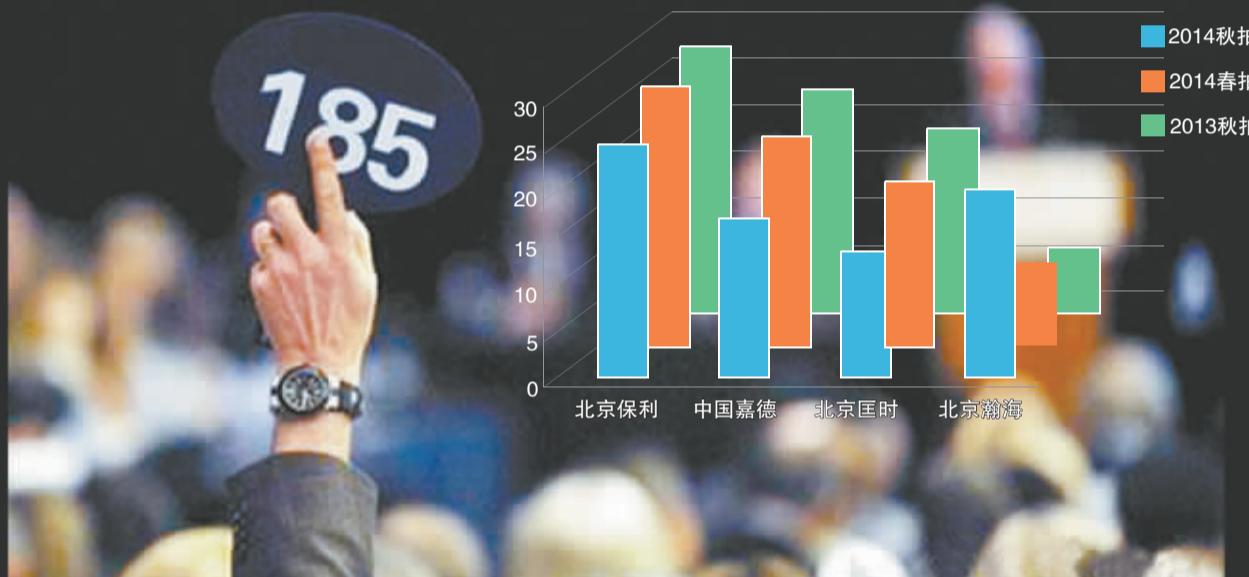
F1-F4

2014.12.24

秋拍特别报道

2014内地秋拍：艰难中前行

随着北京保利、北京匡时、西泠印社、朵云轩等拍卖行先后收槌，今年的内地秋拍已经悄然落下帷幕。从成交额来看，内地秋拍市场不容乐观，业绩缩水的局面几乎覆盖了所有拍卖行。北京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坦言，“今年的秋拍市场，是公司成立以来最艰难的一次。无论是征集还是拍卖都是非常艰难的，明年市场可能还将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”。那么，在这种艰难的市场困境中各个拍卖行的表现如何？2015年艺术品市场又将何去何从呢？



市场低迷 调整延续

自2012年秋拍之后，拍卖市场的调整态势已经迈入第三个年头。出人意料的是，市场在一片回暖的呼声中不升反降。在今年秋拍中，中国嘉德以17.06亿元收槌，同比去年秋拍的23.48亿元下降近三成。北京匡时经过三天鏖战总成交13.4亿元，同比去年秋拍的19.9亿元缩水三成。北京保利以24.9亿元再次蝉联内地桂冠，但依旧明显低于去年秋拍的28.7亿元。

其实，内地秋拍的行情下行并不意外。率先收槌的香港市场成交额出现明显下滑，甚至一向表现良好的香港苏富比同比去年秋拍缩水超过10亿港元。那么，为何市场会出现这种大幅下调的态势呢？有业内人士分析，原因在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礼品市场的萎缩。北京商报记者预展与拍卖现场发现，保利拍卖、匡时拍卖、苏富比（北京）等人气都很旺，但成交额却并不尽如人意，反映出市场观望情绪严重。

保利拍卖执行董事赵旭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时表示，“今年的成交额是往年来比较低的。由于经济环境不好，拍品价格没有往年高使得成交额下降。但可以看到买家的参与度在扩大，很多新买家不断入场，市场在趋于成熟”。在CAMS 2014论坛中，很多拍卖大佬表示成交额下降主要是因为拍品征集困难，市场信心不足。北京荣宝拍卖总经理刘尚勇对此并不认同，他认为股市交易一天可以达到1.2万亿元，说明中国并不差钱，市场上也不缺精品。那么造成市场艰难的原因是什么？他指出，“主要是文化引领力不够，这也是为什么有了亿元行情之后市场迅速塌陷的原因。市场的迅速发展暴露了很多问题，中国的审批制度、海关政策、文物政策还有文化基础和文化氛围都存在诸多问题，在这种基础上亿元行情很难持续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股市的大涨可能会造成艺术市场资

金的转向或流失，这也可能是今年秋拍行情如此艰难的原因之一。但对于艺术市场的调整，苏富比（北京）拍卖有限公司总裁温桂华并不以为然，她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说，“市场调整是一种常态，不是现在才有的。目前拍卖行的业务板块和拍品层次都比较丰富，有一定的抗压基础，所以影响不大”。同时，温桂华表示苏富比根据中国藏家的收藏品位做了一些调整，比如增加当代水墨板块等，主要的方向就是少而精。“保持品质，做扎实、做精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和方向。”温桂华如是说。

天价or流拍 冰火两重天

市场调整是今年秋拍的大趋势，但一些拍卖公司却是逆市上扬，比如成立20周年的北京瀚海成交额达到20亿元，同比去年秋拍的6.5亿元上涨了3倍以上。西泠拍卖十周年秋拍的总成交额达到18.33亿元，较之于今年春拍的7亿元也是涨幅明显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这种成交额的迅速拉升并不足以反映大的市场面。可以说，拍卖行的周年庆典是一把“关系牌”，在专场设置和拍品规模上都会有大幅提升。一些藏家碍于情面可能会将部分珍藏的精品释出，这无疑会带动买家出手的热情。2015年恰逢北京保利拍卖十周年，赵旭对此充满期待，他表示明年将是保利拍卖非常热闹的一年。“保利拍卖一直在准备十周年的庆典拍卖，届时将会开设很多重要藏家的私人专场，买家也很期待，应该能拍出比较理想的结果。”

即便市场成交额缩水，也并不影响一些精品的成交。比如保利拍卖推出的乾隆御笔《白塔山记》以1.16亿元成交，成为2014年度内地唯一一件过亿作品。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，这件拍品的出现，对于市场信心的提振作用是不言而喻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拍品的高价成交也很亮眼。比如在瀚海拍卖中，清康熙米黄釉五彩玉堂富贵玉壶春拍出8970万元的高价，徐悲鸿的《十二生

肖册页》在北京匡时以4600万元被著名藏家刘益谦收藏。令人欣喜的是，很多小精品引发了买家激烈争夺。比如在北京保利古代书法专场中，王铎《致戴明说札》从270万元起拍，最终拍出1863万元；在北京匡时古代绘画专场中，周道、上睿《李煦行乐图》估价在250万-300万元，多轮叫价之后最终以1863万元易主；在西泠拍卖中，弘一法师行书《放下》以38万元起拍，经过近50轮竞价以471.5万元成交。在保利拍卖现当代夜场中，刘炜《自画像》拍出2070万元的高价。

对于市场上难得一见的精品，买家的眼光从来都是犀利的。对于这种现象，北京匡时拍卖副总经理谢晓东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时表示，“目前央行降息，对宏观经济有一定的刺激，可能会对市场流动性有一些改变。在市场预期改变之后，会有更多的资金进来。但不管是新进资金还是老资金的回流都会追逐精品，这已经成为业内的一种共识。《李煦行乐图》以超过估价的五倍成交，买家主要是看重这幅作品的文化性和历史含量，而不是单纯看名头。这个案例说明市场本身并不缺钱，而是缺乏重要的作品。古代精品的价格会越来越高，这是市场大的趋势”。

但与此同时，一些被寄予厚望的重要拍品却遭遇滑铁卢。比如中国嘉德上拍的靳尚谊《和平的讲坛上》估价1600万-2200万元遗憾流拍；杨飞云的代表作《那时我们正年轻》曾经在2006年荣宝春拍拍出385万元，这次作为专场封面以1200万元起拍，叫价至1650万元折戟。在匡时拍卖中，两件重量级拍品陆俨少《大井新貌》、傅抱石《韶山诗意图》没有逃脱流标的厄运。罗中立《年终》曾经在2008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以614万元成交，但在今年保利秋拍中估价1800万-2200万元惨遭流拍；黄胄《牧马图》的市场关注度很高，曾在2011年北京荣宝春拍中创造出3248万元的高价，时隔三年却在叫价至3500万元左右时遇冷流标，令人惋惜。

（下转F2版）